

佛說德光太子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曰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烏頂山。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菩薩五百人俱。爾時賢者賴吒和羅。止頓舍衛國盡夏三月。更新具衣鉢著其被服。與百新學比丘俱。所作已辦共遊諸國。往詣王舍大城靈烏頂山。於是賢者賴吒和羅行到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賴吒和羅問世尊言。菩薩大士奉行何等。得一切奇特功德之法。致無動畏之慧超異之智。發遣辯才光明徹照。入一切智教授眾生。令得解脫斷於狐疑。以善權方便示一切智。言行相應所問諸佛常以巧使得諸佛意。一切所聞法皆能受持疾逮一切智。爾時賢者賴吒和羅以偈讚歎。問佛而說頌

云何菩薩滿所行
具足智慧功德願
紫磨金色妙身體
救濟擁護於眾生
為如何得無盡智
云何致得平等行
無數億劫樂生死
己見無數勤苦人
淨其佛國眷屬具
一切所云為寂寞
降魔宮屬斷諸見
云何講說經法義
端正殊好辯才足
飽滿世間如時雨
願佛解說諸實行
為眾人說柔軟音
梵聲無疑惑明慧音

何謂所作而審諦
今人中尊解說是
為人中尊積上德
願佛解說無上行
無量總持上覺道
解決眾人之狐疑
其意終不有穢厭
善權教授令開解
光明壽命眾亦爾
唯願世尊說上行
脫於愛欲度想行
願佛解說諸實行
為眾人說柔軟音
願佛解說諸覺行

眾會渴仰於經法。便以甘露飽一切。
若有欲學尊佛道。當勤精進志法行。
如來所講悉平等。唯願法王以時說。
我欲聽說正真道。佛天中天知我意。
今我不敢擾世尊。唯願善說無上行。

佛告賴吒和羅。善哉善哉。乃問如來如此之義。多所哀念多所安隱。愍傷諸天及世間人。乃為當來諸菩薩施令得護行。賴吒和羅。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賴吒和羅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言。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得清淨行。何等為四。一者行平等心而無諛詭。二者等心於一切。三者解了空行。四者如口所言身行亦爾。是為四事法。菩薩疾得清淨行。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安隱勸進。何等為四。一者得總持。二者得善知識。三者得法忍。四者於戒清淨所行平等。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入於塵勞勸悅生死法。何等為四。一者菩薩示現佛身入於生死。勸諸起滅者令得喜悅法。二者為說柔順之法。三者所有無所愛惜。四者得不起法忍。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無所愛著。何等為四。一者菩薩不當著家居舍宅。二者出家菩薩不當貪財利。三者菩薩不求諸功德報。四者菩薩不當惜身命。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於法無厭足。何等為四。一者於戒無所缺減。二者習閑居野處。三者奉四賢聖之行。四者得博聞。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而得無念普有所入。何等為四。一者令生善處常值佛世。二者聽受尊長教而無諛詭。三者樂受教命其心不著。

財利。四者得辯才入深法要。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得清淨行。何等為四。一者為菩薩行無傷害意於人。二者棄捐諛謗邪偽之行樂在閑居。三者一切所有施而不惜不望其報。四者晝夜常志求法見說法者不求其短。是為四事法。菩薩摩訶薩得清淨行。佛爾時說偈言

其心不著塵垢法

即便無有惡瑕穢

志意不厭教論法

則能令致無上道

雖遇不賢常一心

普入邪行惡道本

出家學道無所惜

在於山間欲解脫

閑居寂寞無所起

其心不著財利色

捐棄軀體不惜命

行如師子無所畏

心得歡悅知厭足

譬如飛鳥無所畏

一切世間無有常

志求佛道大慧行

常樂獨處譬如犀

無有恐畏如師子

心不怖懼無麁志

若得供養無增損

捐去邪語及惡見

智了大行志解道

我為世間一切護

意為善權無放逸

意善持戒為眾道

心不亂著諸恩愛

謹順正行如救火

常求世尊上妙行

已脫於空無有想

種種具足審寂寞

所住靜然智慧明

得甘露味常歡悅

假使得佛覺道意

常為清淨無疑難

總持辯才一其心

忍一切苦不想報

若有菩薩聞是行

欲求佛道當歡喜

常志精進離懈怠

了穢無知意不害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自墮落。何等為

四。一者菩薩憍慢而不恭敬為自墮落。二者菩薩作無反復習於諛謗為自墮落。三者菩薩求供養貪利為自墮落。四者菩薩佞諂謗邪行求於供養為自墮落。是為四事法菩薩為自墮落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墮邪懲。何等為四。一者懈怠為墮懲法。二者無淨信。三者起想。四者見得供養者有嫉妬心。是為菩薩四事墮邪懲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不當習四事法。何等為四。一者菩薩不當與諸邪見人相習。二者菩薩不當與不當與誹謗正法之人相習行。三者菩薩不當與惡知識相習。四者菩薩不當與貪衣食人相習。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得苦痛之罪。何等為四。一者以智慧自貢高懷憎嫉意。二者心不歡悅無清淨行。三者不能忍辱但欲貪他人財物。四者謂有我人著法。是為四事法菩薩得苦痛之罪。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自縛。何等為四。一者菩薩喜輕慢於人是為自縛。二者菩薩

行世間巧便起賈作治生想是為自縛。三者菩薩意不受法慧為放逸行是為自縛。四者菩薩縛意住種姓是為自縛。是為四事佛告賴吒和羅。後當來世學菩薩道者。當有是諸瑕穢無行人。當供養諸無行者諛諂人。當供養諸諛諂者。有無智人當供養諸無智者。貪求衣食無有直心。嫉妬種姓諛諂懷邪無質朴心。欺諸尊長及諸家室。用供養故。還相誹謗意貪財利。入諸郡國不念說法。以開解人亦為善權。於眾人無智慧意自以為智。見他人智慧為善師。便輕慢之。設有無行者為破壞之器。還相求長短捨精進行。為無智懈怠。不多念智慧還相壞法。別離眾會共結怨害轉共諍鬭。謂他無行我承法教。不奉禁戒不欲聞法不行精進。生於貧窶之中在窮厄之家。行作沙門但憂求財利。其所在處不能得安。何況亂志。一心雖行佛功德續貪著家

室之利。自謂我為沙門也。佛言。我不謂是輩之人為行菩薩法。如是等人百千劫中不能得柔順法忍。何況欲得佛慧正覺之行。佛言。賴吒和羅。我不但謂是輩之人墮三道塗。亦復當墮八惡之處。何等為八。一者生在邊地。二者墮貧窮家。三者所生之處面目醜惡。四者生於邪惡反善之家。五者生與惡知識會。六者多疾病。七者所生處壽命短。八者橫死。是為菩薩八惡事墮於邪塗。所以者何。賴吒和羅。我不以口言作願以為菩薩。不以偽亂之人為清淨行。不以諛詭以為菩薩行。不以貪著衣食為供養佛。不謂貢高者為清淨智慧。不以自見慧行為斷疑垢。我不謂嫉妬者有清淨意。不謂多貪求者而得總持。不謂不見誠諦之德而有墨礙當得生善處。不謂貪種姓著色者當得清淨身。我不謂想行者當得佛定意。我不謂非至誠行者當得

清淨也。我不謂憍慢者當得清潔意。我不謂非知厭足者當好法也。我不謂貪身命者為志求法。佛言。賴吒和羅。我不怨責外六師也。責此輩愚人劇於外六師。所以者何。所言各異所行不同。為欺諸天及世間人。佛於是說偈言

無智憤亂為放逸

輕慢無敬多貪求

與塵垢會起欲想

是輩之人去道遠

貪求供養懈怠增

以無精進失淨信

便壞淨行亡正戒

犯禁法者失善道

生於貧家作沙門

在窮厄中求供養

譬如有人窮無物

從他債望求財產

貪供養故在閑居

在於彼住欲自達

得神通智辯才具

棄捐家室受所有

不見道住隨亂行

生於貧窮卑賤家

在醜惡中無力勢

墮於貢高愚癡地

作卑賤者無名德

意貪財利為放逸

後即生於大惡處。億劫之中無善跡。
假使於道無貪利。諸天人民悉得佛
隨藍之風不動人。用供養故不自成
無有功德仰於人。無精進意失善行
為壞亂教不承法。不能逮得慧道意
以至誠利致佛法。終不失行如道意
志願甚堅常清淨。所奉如應則為道
我求佛故無所惜。及施身命索經法
是輩捨法不精進。以於道法失句義
有大燈明無能見。我本求索善義說
適聞所教即奉行。斷絕一切諸愛欲
已聞種種佛法教。不能究竟一法句
非法行者何得道。譬如示盲之道徑
佛告賴吒和羅。乃往過去無央數劫。長遠不可
計無量不可思議。爾時有佛。號吉義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在世間教授。佛天中天。時有國王

名頰真無。佛言。賴吒和羅。其頰真無國王典
主閻浮利天下。廣長六十四萬里。時閻浮利有
二萬大城有億千家。其頰真無王有大城名寶照
明。王所治處。其城長四百八十里。廣二百八
十里。以七寶為城。南北出有八道。所作審諦
具足。爾時人壽十億那術歲。
佛告賴吒和羅。其王頰真無有子名曰德光。端
正殊好威神妙絕。初始生時自然有千藏出皆有
七寶。一一藏中自然有諸國王寶。其七寶高八
丈。德光適生一切閻浮利人皆大歡喜。拘閉牢
獄皆得解脫。其德光太子適生七日之中。無智
不博道俗悉具。佛語賴吒和羅。於時淨居諸
天。中夜時來到德光太子所語之言。太子。不
當為放逸之行。於是德光太子從是已來具足萬
歲之中。初不睡眠亦不調戲。初不歌舞未曾作
樂。亦不行來不出遊觀。未曾貪身亦不念歌舞。

伎樂。不貪財利不念家居。不著郡國亦無所求。一切所有無所愛惜。如立一心常在獨處。以寂諸難得意少有。無生不死者。身命不可保不相敬重。天下恩愛會當別離。無有作導師者。亂法犯罪憂怖恐懼。凡夫之土不知厭足。以愚癡力常憲諍鬭。我今者為墮無行之中。我欲默然無為。彼時太子獨處閑居無放逸意。遠諸愛欲為等心行。佛語賴吒和羅。時王頰真無他域之中。有一大城名樂施財。為德光太子造南北行有八重。八百交道。以七寶為城。其城七重以七寶為帳。皆以白珠而瓔珞之。一切諸欄楯間有八萬寶柱。一切諸寶柱各有六萬寶繩。互相交繫。一切諸寶繩。各有千四百億帶係。若有風吹展轉相揩。出百千伎樂之音聲。一切諸欄楯前各有五百采女。善鼓音樂皆工歌舞。得第一伎所作具足。能歡悅一切天下諸國人。

王。以是供給德光太子。王告諸采女曰汝等捨諸因緣晝夜作諸伎樂以樂太子。令可其意無得使見不善之事。一切欄楯邊置諸施具。飢者與飯。渴者與漿。欲得車馬者與之。欲得衣服華香坐具舍宅燈火。隨其所求供養。具金銀明月珠琉璃水精象馬。一切諸七寶瓔珞以給天下。其城中央。為德光太子作七寶宮殿八重交露。彼一講堂上有四億床座以給太子。城中有園觀生花樹寶樹。其樹常生悉遍覆蓋。佛語賴吒和羅。其園觀中央有七寶浴池。以四寶金銀水精琉璃為欄楯。中有八百師子之頭。其水由中入浴池。其浴池中復有八百師子頭。池水從中流出。池中常生四種花。青蓮花紅蓮花白蓮花黃蓮花。周匝有寶樹其樹皆有花實。其浴池邊復有八百莊飾寶樹。一切諸寶樹間各復有十二寶樹。各以八十八寶縷轉相連結。風起吹樹轉相

敲。概出百千種音聲。諸浴池上皆有七寶交露帳。德光太子在其中浴。其講堂上有四十億七寶床座。各敷五百坐具。其中央敷一大七寶座。敷八十億妙衣以為坐具。座高五丈六尺。德光太子在其上坐。一切諸床座下各有香爐。晝夜三反火燒蜜香。布諸好花以寶覆蓋垂金色蓮花。殿上有明珠帳垂八萬明珠。出其光明普有所照。一切諸樹上皆懸諸幡蓋。一切諸園觀中各有九萬明珠。其一珠光明照四十里普遍佛國。佛語賴吒和羅。其園觀中有鸚鵡鷺鷥拘耆孔雀。鴈鳥鴛鴦鳩那羅鳥鷗鷕鳥諸耆域鳥。皆共悲鳴有種種音聲。以樂德光太子。常作五百味供具。爾時一切房屋中有五百童男。限年十六以上二十已還皆悉童男。都於諸國採擇得是諸童男。將入彼城皆悉巧黠無所不能。皆知天下諸所作為。復將八十億童女在其城

中。端正姝好年十六已上限至二十。皆工歌舞。能令男子歡悅。其所語柔軟工談言語常如應時。不長亦不短。不肥亦不瘦。不白亦不黑。口出優鉢花香。身出栴檀香。皆如天上玉女悉共同心。皆悉圍遶德光太子鼓樂絃歌。於是德光太子心念言。我今自然得大怨家。眾亂我清白之法。我今當作無所惜之行。於是太子愁憂不樂。譬如有人所見拘繫心無所樂。德光太子亦如是也。見諸采女伎樂意無放逸。亦不以為奇特。亦不貪其城郭。亦不著車乘。彼具足於千歲中未曾愛色。想亦不想。聲香味細滑皆除諸想。常專志一心念言。此為是我怨家之眾。我何持出是怨家中去。而得解脫為無放逸行。爾時諸采女白王頰真無。太子。不聽歌舞愁憂不樂。佛語賴吒和羅。時王頰真無與八萬小王俱。往詣德光太子所。悲泣淚出愁憂不樂感絕。

躋地。侍者即共扶持王令起住。為太子說偈言

諸所珍寶最妙好

諸樹音聲出那術

願子且觀我諸寶

子初生時自然出

欄楯邊施用汝故

眾千采女鼓吹音

誰嬈汝者今語我

吾當重罪誅罰之

亦聞玉女歌舞聲

子意何念而不悅

今且觀是如天上

我從子意之所欲

今太子等美姝好

可以娛樂聽我言

今者太子有何乏

我能隨意令子得

父母住此目淚出

子豈無哀愍我等

視是諸欲淨好目

諸采女俱鼓樂聲

爾時德光太子。以偈答王言

與共娛樂除其憂

悉工鼓音常喜笑

彼持功德者

離諸惡見言

汝當聽是好音聲

所鼓伎樂相和悲

我以厭苦樂

不貪無利欲

今正是意娛樂時

其池水中有蓮華

皆見於五道

生死諸人民

園觀中有華葉實

種種美妙無亂穢

今當說解脫

父王聽我言

觀是第一自在智

可以喜樂一哀我

無有觸嬈我

今吾當何說

入池中洒自恣樂

中有蓮華青黃白

我不貪於欲

云何樂歌舞

種種紅花光覺人

今子觀是何不樂

一切諸愛欲

我視如怨家

鶸鵠鸚鵡拘耆鶴

拘那耆鶯哀鸞聲

塵勞諸貪愛

隨人著五道

諸香白花譬如雪

孰聞是音不歡悅

是諸采女輩

無覺癡樂之

明月講堂平等力

黃金琉璃為欄楯

為是諸魔事

隨人大繫縛

諸聖賢道士 常不讚歎是
習此愛欲者 為種因緣根
是采女身體 皮革如裹連
筋骨相摶拄 如幻無正利
譬如若如畫瓶 中盛滿不淨
譬如在塚間 云何當樂此
所鼓音樂聲 無有亦無受
一切樂無諦 了此為不惑
若習於想念 便即失一心
隨塵勞音者 譬如癡老人
一切諸有樹 或有熾盛時
亦不可常得 或有無樂時
其果無有常 亦不常著樹
我以了如是 哉當戲短命
父母不可保 及兄弟妻婦
親里亦如是 臨終不自在

一切諸所有 如草上之露
不當縱其心 自恣為放逸
是意不可滿 詐若如大海
眾人貪欲故 已得復重索
無能缺減者 譬如須彌山
人以意為本 各各而懈廢
譬如河水流 身命過去疾
盡壞不久立 適合便復別
貪著三界欲 譬若如電現
則為無智點 無得為放逸
諸天來語我 不貪諸所有
願欲得佛道 哀念眾人民
非以淫欲行 可以致佛道
其有受貪欲 為心意作奴
便為自壞敗 不得立功德

我終不受欲 亦無起瞋恚
如鳥墮羅網 云何得自在
現於惡思想 為還自縛身
意不得自在 為無利空聚
貪是恐懼身 譬如毒樹花
何所是人尊 謂度駛水者
觀視諸人民 流墮惡道者
為諍空無句 與起諸邪見
王當知我意 欲度脫此輩
不貪積慢法 疾得度無極
覺諸睡臥者 療治於疾疫
為除去憂患 令立歡悅跡
欲脫三千世 繩著音響者
為說善經義 飽滿久貧窮
調諸不成者 拔出於惡道
施盲得眼目 令聾者得聽

為造解脫燈 令諸三界人
立智慧神通 得三忍平等
為作慈哀雨 度諸雲霧岸
為一切眾人 現其光明焰
便持善覺意 為雨諸醫藥
為雨諸醫藥 令脫得蔭涼
皆令得安隱 念是已父王
吾於一切欲 即便坐一心
但欲索佛道 無復志願求
於諸有貪欲 用哀眾人故
孰有智黠人 無復有志願
云何犯禁忌 樂在於是中
若因貪愛色 令人意迷亂
為墮大惡道 為除去憂患
當復為放逸 令立歡悅跡
我當今逆流 繩著音響者
人皆隨水流 貧滿久貧窮
不可以言說 拔出於惡道
而致得佛道

當放慈哀光 照於一切人

我不貪愛欲 不縛著財物

我今願父王 不如與眾還

我欲棄眾會 及一切郡國

人多求可意 從是致疾病

制意不放逸 勝得億郡國

不可在愛欲 而致得佛道

若欲得無上 安隱快樂句

當詣大山中 在樹下而坐

習在於閑居 可得尊覺道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德光太子於講堂上。與諸

放逸者俱其心穢厭之時。太子作三品行。何等

為三。一者住立。二者經行。三者坐禪。棄捐

睡臥具足上行已得八住。時太子夜半聞虛空中

聲。淨居諸天嗟歎佛功德廣普具足及歎法眾。

德光太子聞已衣毛為豎。即而墮淚愁憂不樂。

叉手以偈問諸天言

我在厄難中 諸天願哀我

今且住聽言 我欲有所問

行在虛空中 為歎誰功德

我聞其音聲 其心為悲喜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諸天為王太子德光。說偈

言

今世間有佛 太子不聞耶

佛號曰吉義

奉行諸善本

眾僧以學問

開化尊功德

救濟兼擁護

有億那術千

德光太子。以偈問諸天言

我儻見世尊

願說慈功德

欲知於正覺

假使往見佛

當問道如何

菩薩行何法

得為一切護

於是諸天。為德光太子。說偈言

顛髮軟妙好

英殊如右旋
其頂相威神

眉間相光明

好譬如山巔
威曜若日出

生妙如右旋

色好白如雪
覺意為清淨

人中尊天子

顏色端正好
面目常和悅

普遍三千國

放億無量光
佛口中牙齒

鮮潔如拘文

消滅諸惡道
悉平等清淨

無亂兩二十

明如好樹光
合為是四十

口中舌妙好

還自覆其面
口所說妙言

常無諸諛詬

梵音甚清淨
佛之所講說

勝百千音樂

除寂諸狐疑

種種德無乏

已解黠法花

其地之音聲

譬如天音響

真陀羅鶲鶠

鴈鶴及鷀鶠

鳩那羅問言

其音為如梵

無詭無有短

英儒而懸絕

清淨離誹謗

善施行德義

彼法行正覺

不聞作瑕穢

言功德如是

世尊之身體

皆有種種色

手臂長出膝

七合皆為滿

其指纖長好

有若干妙絕

令人得利悅

善權決道義

為百千瓔珞

為出天伎樂

佛語亦如是

拘耆及鴛鴦

鳩那羅問言

柔軟甚和悅

覺了一切義

可諸智者意

無有諸想願

不聞作瑕穢

言功德如是

世尊之身體

皆有種種色

七合皆為滿

有若干妙絕

紫磨金色體 心如明月珠

著身毛軟好 上向如右旋

齊圓如隆起 馬藏寂不現

足下安平趾 其下有相輪

佛膝中政好 平等種種色

經行如龍王 為如師子步

行時默低頭 諸根悉清淨

若人散花者 變成為花蓋

有增無減時 是為佛正法

若得利無利 勤苦與安樂

嗟歎及誹謗 其心無增減

譬如若如蓮花 不著於泥水

正師子如是

無有與等者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國王太子德光聞嗟歎佛功德及法比丘僧。欣喜如是。於是國王太子德光念言。如今聞佛威神證明經法。眾僧具足尊行無缺。在於生死為反邪行。凡夫之士多無反復。貪身自見非是正行。為居家多瑕穢。習著欲者當墮苦痛。放逸行者智士所離。愚癡為闇暝。當於其中為作平等燈明。人意難調。名色甚深六入無厭。不斷諸習當遇苦毒。痛痒不安恩愛為根檣杻械諸受難捨。與有共合長為怨會。生死難斷為人多眾事憒鬧。疾迷亂身不堅固。會當歸死樂少憂多佛法為第一安。不可以塵勞之行貪欲放逸之心而得立功德行。今我在愚癡之中不得一心定意。不可以樂生死意。與惡人會嚴治善道。何況乃欲得無上正真道。我寧可從高樓上東向自投。莫使我諸家眷屬於門中作罣礙。使吾不得出也。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國王太子德光向彼吉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自投口說是言。假使世尊有一切智能悉普見者。今天中天當念救我。於是吉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申右臂放手光明照德光太子。其光明中有自然百千葉蓮花大如車輪。其蓮花生出億百千光明皆普徹照。於是德光太子即住此蓮花上。欲往詣吉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遙叉手作禮三反自歸。爾時吉義如來迴光還照。於是太子尋光去至佛所。稽首佛足。見世尊諸根寂定。爾時德光太子以偈讚吉義如來。而說頌曰

吾不久覩醫王名
云何立在瑕穢行
我向者夜中半時
適聞愁憂無復樂
其失道者示正路
諸無眼目得等視

今者輒得見於佛
皆能致得一切法
從諸天聞佛無想
何所是人無放逸
能奉行佛尊妙道
度脫人民生死惱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吉義如來知德光太子心所念。方廣為解說諸菩薩行。德光太子聞彼佛所說。即得無盡總持門。逮五神通即踊在虛空化作妙花。以散吉義如來上。爾時頰真無王。明旦聞太子宮中媛女啼泣聲面。即為變便往到太

子宮中。問何故啼泣。諸采女答言。德光太子不現不知所在。於是王頴真無聞太子不現即使躰地。與數千眾俱而舉聲啼泣。爾時城神來到其舍。告王頴真無言。大王無得啼泣愁憂。太子東去往見吉義如來。稽首作禮跪拜承事。王頴真無聞神語聲。與諸眷屬大臣。及太子後宮媛女。及八十四億那術百千人。東出往詣吉義如來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佛語賴吒和羅。爾時吉義如來知國王頴真無意。即為如應說法。令一切眾皆得不退轉無上正真道。於是王太子德光白吉義佛。願佛受我清淨飯食請施。佛即默然受之。德光太子語父母及諸眷屬。今願仁者。勸助城郭莊飾瓔珞以奉如來。不當有貪心有所惜也。應時皆同心勸助放心布施。於是王太子德光及眷屬共奉吉義如來莊飾瓔珞宮殿城郭心無遺惜。日作五百種味以供養佛及

比丘僧。為一切比丘以赤旃檀香及七寶為房室。以摩尼為經行處。於上作珍寶交露帳幔。南北各有花樹行列。邊有浴池中生優鉢花。其邊際清淨無垢。其花有百千葉設百千座。一比丘各有是具。爾時德光太子令諸比丘不憂衣服。亦不想他比丘獨得衣被。彼於是億歲中未曾睡臥。不念所愛不貪其身。供養於佛所念無異。爾時未曾有想念於欲亦無諍亂。心無所害不貪於國。一切無所愛惜。不貪身命內外無所著。於是聞佛所說法。皆悉受持不重問如來。初不沐浴亦不洗足。亦不以香塗身。不起疲厭之意。亦未曾坐。除其飲食左右。吉義如來般泥曰已後。即為造起赤旃檀塔寺。於百千歲供養。所可闍維如來處。以一切天下諸花諸香擣香雜香伎樂以為供養。起九十四億塔。皆用七寶珍琦之物。以為帳幔覆蓋其上。各以五百七

寶蓋供養諸塔。及百千伎樂一切閻浮利諸花寶樹用供養塔。各然百千燈。一一所燃油其價百千。及散一切香花。如是之比具足供養億歲中。然後德光太子棄家學道作沙門。著三法衣常行分衛。初不豫世事亦不睡臥。了無衣食之心。具足四億歲中常惠法施。未曾計有我。亦不疑他人。何況求供養。亦無生死語。為眾說法不勸令生天上。學是行以。教授一切人及中宮眷屬使為沙門。佛語賴吒和羅。爾時淨居諸天心念言。德光太子教授一切人皆令作沙門。我等於是亦當作行供事三寶。由是三寶得立而不斷絕。其吉義如來般泥洹已後。其法住至于六十四億歲。皆是德光比丘所擁護。其德光太子如是之比供養九十四億那術百千佛。佛告賴吒和羅。汝知爾時國王頗真無不。答言不及。佛言。則無量壽如來是。汝知爾時德光

太子不。答言不及。則吾身是也。爾時城神者。則無怒覺如來是。佛語賴吒和羅。用是故菩薩大士欲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者。當學德光太子之行寂寥之教。捐捨恩愛。無放逸之行。我求無上正真道時。所行勤苦精進乃如是。是輩無行者貪著衣食愁思無懈。用供養故。自遠佛法所學無益。污亂沙門壞菩薩法。恣其身口意妄造所願捨其本行。貪衣被床臥具病瘦醫藥。無有慚愧之心。不樂政行學無常之法。不奉尊教遠離佛行。於道自棄意不樂解脫行。佛語賴吒和羅。以是故。聞此法已。當覺了之棄惡知識。莫與無行者相隨。棄諸貪欲。佛爾時說偈言

學道貪利及飲食

即為不樂十力行

棄捐於佛百德教

用利供養墮他家

剛強弊惡無慚愧

自放恣墮諸貪會

為起塵勞墮邪行

便自說言我德行

身在閑居遊於城
遠於解脫空去地
為不敬佛及正法
棄捐善道墮三惡
若有聞說是經者
無數億劫佛難值
其說得佛大乘者
念已審爾一心住
常立賢聖習觀德
汝等勿得捐善場
習閑居止常精進
訶教己身寂其心
不惜身命意質朴
我故常說此言誨
聞是若喜大乘者
其有智者樂此言
後當棄惡及怨結
利供養故作恣行
以故當棄離諸有
遠離眾僧諸功德
為失八百諸尊行
審淨其意常精進
當用是故如法行
常思念是功德句
當得無礙安隱道
意念厭足自制心
當墮五道如癡人
住莫自輕勿易他
我本奉億佛教誠
精進於法行恭敬
行是已後道不難
不能精進不樂聽

佛告賴吒和羅。若有菩薩行五度無極。不如學
是經奉行順教。彼之功德百倍不及學此經者。
說此經時三十那術天及人。發無上正真道意。
皆得立不退轉地。七千比丘得無起忍漏盡意
解。於是賢者賴吒和羅白佛言。是經名為何
等。云何奉行。佛告賴吒和羅。是經名為離癡
願行清淨。當學當持正士所樂。決菩薩行具足
諸義。佛說如是。賴吒和羅諸天世間人民龍鬼
神等。皆大歡喜。起前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德光太子經